

长春话的话语标记“讲话了”

贡贵训 于皓

(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, 湖南永州, 425100)

摘要: 在长春以及周边地区方言的日常口语中, 话语标记“讲话了”的语义可分为三种类型: (1) 引进公认的道理, 为自己所说的话增强说服力; (2) 委婉表达自己的不满, 避免直接伤及对方面子; (3) 让听话人注意某一事实。有几种不同的变体, 位置灵活; 话语标记“讲话了”应该是从完整小句“X 讲话了”演变而来。

关键词: 话语标记 长春话 讲话了

中图分类号: H146.3

文献标识码:

1 引言

恰如吴福祥先生所言, “最近 20 余年来, 话语标记(discourse markers)成为话语分析、语用学、历史语言学以及语法化等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课题。”(吴福祥 2005) 虽然汉语中有关话语标记的研究相对滞后, 但一些学者如董秀芳(2010)、郑娟曼(2009)、李宗江(2009)、刘丽艳(2006)等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有益的探讨, 这给我们认识和研究话语标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但我们目前见到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普通话系统中, 涉及到地方话的仅见李咸菊(2009)、郭风岚(2009)对北京口语的讨论。而方言中的话语标记的种类及表现更为复杂, 应引起足够重视, 本文对长春话的话语标记的调查研究即是此方面的一个尝试。

在长春以及周边地区^①方言口语中, 短语“讲话了”结构凝固, 使用频率很高。例如:

(1) 张老三讲话了, 别人的钱可不是那么好花的。^②

这里的“讲话了”相当于一个言说动词, 后接小句是所说的内容, 这种“讲话了”意义比较实在, 不能被删除。这类“讲话了”不属于话语标记。

而另外一些“讲话了”则不同, 例如:

(2) 讲话了, 人家小姑娘给你做了多少工作啊!

(3) 我们这家人家都没啥心眼, 讲话了。

这一类“讲话了”不具有言说动词的功能, 不与其他句子成份发生句法上的关联, 删除后不影响句子的合法性, 也不影响话语信息的真值条件, 应看为话语标记。

2. 话语标记“讲话了”的功能

长春话话语标记“讲话了”出现在对话中时, 说话人主观上对所说的话预先有一个判断, 即说话者对所引入的观点持肯定态度, 并希望听话者能够认同。根据引进话语的具体情况, 还可分为以下几类:

2.1 引进公认的道理, 为自己所说的话增强说服力

话语标记“讲话了”的一个常见用法就是引进一个公认的道理或常识性知识, 为自己的观点表达提供证据、增加权威性, 增强说服力。如:

(4) (夫妻争论: 妻: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?) 夫: 讲话了, 地球还得围着太阳转呢。

例(4)引进的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, 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证明, 即“你也要围着我转, 听我的”。这种用法与刘丽艳(2006)所说的“你知道吧”类似。

而事实上，引入的话到底有没有道理是以说话人的主观标准来衡量的，也可能不是公认的道理，甚至只是某个人的观点，但说话人自己比较认同。例如：

(5) (讨论金钱万能的问题)反对者：讲话了，有些事情是不能用钱来摆平的。

(6) (讨论城市好还是农村好)：城里讲话了还是比农村方便一点。

例(5)(6)中，金钱是否万能、农村好还是城市好，各人的认知不同，但说话人持认同态度，因此希望听话者也能赞同这一说法。

2.2 委婉表达自己的不满，避免直接伤及对方面子

在会话中，有时候说话者并不赞同对方的意见，使用话语标记“讲话了”可使语气变委婉，避免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伤害对方。例如：

(7) (妻子在未和丈夫商量的情况下借钱给别人)丈夫：讲话了，你总得先跟我说一声吧！

(8) (女子因丈夫手机中一条暧昧短信要离婚)劝慰者：讲话了，那条短信是真的假的还不知道呢。

例(7)中丈夫显然对妻子的行为很不满意，但如果不加“讲话了”就会显得很生硬；例(8)中劝慰者的态度是质疑事情的真伪，但由于是劝导者，需要缓和双方的矛盾，直接提出反对意见无益事情的解决，加上“讲话了”可以使语气变得柔和、委婉。

其实两种用法中，增加权威性也好，避免伤及面子也好，说话者都是使用一个方法：给听话者造成说话者所说的话是引述公正的第三方观点的印象。

2.3 明确为所表达的观点指出事实例证

说话者为了使自己的意思更加不容置疑，会用“讲话了”指出事实作为例证。如：

(9) (丈夫抱怨妻子不贤惠)劝慰者：讲话了，桌头立柜都擦得溜干净，还要人家干啥啊？

(10) (张三夸李四工作做得好)反驳者：讲话了，他连来都没来！

例(9)中丈夫抱怨妻子不做家务，劝慰者觉得不能赞同他的想法，指出了“桌头立柜都擦得溜干净”的事实；例(10)也同样指出了李四没来的事实来反驳张三的观点。

2.4 让听话人注意某一事实

有时候听话人虽然也知道“讲话了”后边所接内容，但说话人为了引起听者的注意，或需要强调某一事实，也会使用“讲话了”。例如：

(11) (一年轻人想放弃养牛而出门打工)劝慰者：讲话了，牛养好了不少挣钱。

(12) (某人在说草甸子的情况如何)另一人：讲话了，甸子多大我都知道。

例(11)中，劝慰者提醒年轻人一个事实，即“牛养好了不少挣钱”，出门打工不一定比养牛好；而例(12)则强调说话人对甸子比较熟悉，言下之意是提醒听话人不要以为我不了解。

3. 话语标记“讲话了”的句法位置及变体形式

话语标记“讲话了”句法位置灵活，在所述话语的前后均可出现，如例(2)、(3)，也可以出现在句子的其他位置。如：

(13) 小贝讲话了，能吃了十几个包子。 (14) 谁知道讲话了，粮库还能黄了。

(15) 别担心老公讲话了变不变心。 (16) 人家工作做通了，讲话了，你拉拉屎了。

(17) 住城里就是比农村好，一方面东西丰富，一方面讲话了，看病啥的也方便。

例(13)“讲话了”出现在主语的后面，例(14)出现在谓语之后，例(15)则出现在兼语之后，例(16)则出现在复句中，连接前后两个小句，例(17)则出现在复句的关联词之后。

在具体的话语中，“讲话了”出现在句首的频率相对其他位置要高，但句法位置与四种语义类型之间看不出明显的联系。

董秀芳(2007)指出，话语标记经常出现一些变体形式。“讲话了”也有一些功能相似的变体，如“你讲话了”、“谁讲话了”、“赶讲话了”。如：

(18) (火车上查票)列车员：你讲话了，没有车票还能行？

(19) (相亲现场, 女孩要十万元彩礼) 男方母: 谁讲话了, 只要不一起给十万块就行。

(20) (病人刚住院刚出院) 病人: 赶讲话了, 家里总比医院要方便些。

“你讲话了”中“你”的意义很虚, 不具有指称功能, 并不指“你”, 功能和“讲话了”相同。有时候“你”后面还可出现“这”, “这”有加强语气的功能。如:

(21) (一人住院, 家里邻居帮助照看, 回来后对邻居表示感谢) 邻居: 你这讲话了, 多少年的邻居不跟自个家人一样么!

“谁讲话了”中的“谁”与“你”一样, 也不具有指称功能, 但“谁”后不能出现“这”。

“赶讲话了”其实是“赶上 X 讲话了”(X 是具体人名)的缩略形式, 因为强调所说的内容, 而到底是谁说的则显得不是那么重要, 因此省略在所难免。在几个变体形式中, “讲话了”和“赶讲话了”使用频率较高。

4. 话语标记“讲话了”的形成过程

话语标记“讲话了”应该是从一个完整小句形式“X 讲话了”变化而来。“X 讲话了”只是对“某人说话”这一事件的描述, 其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表达, 其后须接所讲的内容。因后接的所讲的内容才是语义的重点, “X 讲话了”就有了虚化的可能, 虚化的第一步是变成一个间接引语标记。如:

(22) 张三讲话了,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^③

说话双方一般会认为第三方的意见比较公允, 那么只要不是说话人自己说的, “第三方”具体是谁并不重要, 尤其是当说话人心理上希望听话者能够认同自己的观点时, 关注的焦点已经完全转移到具体的话语内容上, 所引话语的具体出处可以省略。例(22)就变成(23):

(23) 讲话了,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

这里的“讲话了”的表现符合话语标记的特征。成为话语标记后的“讲话了”不局限在句首位置, 也可以出现在其他位置, 形成如下的例(24)、(25):

(24) 好记性讲话了, 不如烂笔头。 (25)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, 讲话了。

附注

① 作为话语标记的“讲话了”在东北的其他地方也有分布, 我们检索了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的“北京口语语料库”, 发现北京话也有少量用例, 但我们的分析是基于在长春及周边地区调查所得的语料, 其他地方需进一步核查。

② 本文的语料主要有两个来源, 一个是本人的现场录音, 录音是在谈话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; 另一个是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一档关于婚姻、家庭、情感的电话互动节目《晓声长谈》, 本人连续收听了一个月, 每天两小时, 听到有“讲话了”的句子即记录。

③ “讲话了”出现在句子主语后边时, 有可能形成歧义。比如“张三讲话了, 人家父母可厉害了”既可以是张三的父母厉害, 也可以是张三说别人的父母厉害, 前一理解方式中“讲话了”是话语标记, 后一理解方式中“讲话了”为间接引语标记。

参考文献

- [1]董秀芳 2010 《来源于完整小句的话语标记“我告诉你”》, 《语言科学》第3期, 279-286页。
- [2]—— 2007 《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》, 《世界汉语教学》第1期, 50-61页。
- [3]郭风岚 2009 《北京话话语标记“这个”、“那个”的社会语言学分析》, 《中国语文》第5期, 429-437页。
- [4]李咸菊 2009 《北京话话语标记“是不是”、“是吧”探析》, 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2期, 83-89页。
- [5]刘艳丽 2006 《话语标记“你知道”》, 《中国语文》第5期, 423-432页。

- [6]李宗江 2009 《“看你”类话语标记分析》，《语言科学》第3期，326-332页。
- [7]吴福祥 2005 《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当前课题》，《语言科学》第2期，20-32页。
- [8]张安生 2007 《西宁回民话的引语标记“说着”、“说”》，《中国语文》第4期，343-356页。
- [9]郑娟曼 张先亮 2009 《“责怪”式话语标记“你看你”》，《世界汉语教学》第2期，202-209页。

***Jiang hua le* as a Discourse Marker in Changchun Dialect**

GONG Guixun

(Author address, City / Province, Postal Code)

Abstract: In Changchun dialect, The discourse marker “jiang hua le” is commonly heard.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: (1) reciting a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in order to improve convincing; (2) Tactful expressed anger at something because the speaker want to avoid offend others; (3) Points out that the evidence; (4) Let obedient people paid attention to a fact. The discourse marker has many variants and it can appear in different position. This discourse marker was derived from a complete clausal form.

Keywords: discourse marker, Changchun dialect, “jiang hua le”